



在踌躇中踌躇

■万小英

阳历元旦的时候,大家都会道声“新年快乐”,但内心其实还是有些赧然的,因为明白过些天,到了大年初一,将要纷纷再次道声“新年快乐”。元旦与春节之间的一两个月,就是这样一种似结束非结束、似开始非开始的时间段。这更像是一种特别的心情:在踌躇中踌躇。这两个“踌躇”就是它的两种含义:踌躇不前,踌躇满志。

每年的这段时间,我总会变得有些奇怪起来。年轻时,不会意识到这一点。那时候,或有意识或无意识,迎接阳历新年,必然是和同学或男朋友一起的;农历新年则绝对待在家里,跟父母过。在我的潜意识里,阳历一年的日子挺括而完整,如阳光般的友情与爱情;而农历一年的日子,那标于日历上每个阿拉伯数字下的小小汉语数字,仿佛是现实生活底下的一句句沉吟,暗暗地敲击着生命的深层。说重要也很重要,说不重要也不重要。就像父母所扮演的角色,随着岁月流转,外在的影响越来越不再那么明显,而其实是日益潜入我们内心深处,投下微微的音符、色彩。

意识到这种差别的心情,可能就是慢慢看懂日历上的两种数字才有的吧。

在国人眼里,阳历元旦固然是新的一年开始,但心里并不以为然,而是认为春节过后才是更为理直气壮的新的一年,才是更为名正言顺的新的起点。这段时间就成为心情缓冲带。一年终了,12月31日晚上12点,是时间点上的明确标志;一年起始,在时间点上也有明确标志,那就是1月1日零时。物理时间自然可以这样划定,但是心理时间断然没有这般明确。无论如何,时光总是美好的,而美好的东西,很少有斩钉截铁的分界线,而要有一些模糊延迟才好。“去年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又逢春”“铜壶漏报天将晓,惆怅佳期又一年”……在新与旧之间,一定有逝去的余韵袅袅,来临的散步悠悠。

而在时间的单行道里,人类要划分出节日、节气,除了现实意义,大概还是为了让人在那个时候驻足一会儿,怀想一会儿,徘徊一会儿,喟叹一会儿的。对接下来的预期,也需要一点踌躇时间。“踌躇”这个词所具有的两种内涵是很有意思的,从踌躇不前的犹豫,到心有确定,然后生出踌躇满志的劲儿,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。这仿佛是传统历法与现代历法巧妙错位给予我们的礼物盒子,容纳了一点茫然,一点沮丧,一点确信,一点兴奋,无声地发生着奇妙的变化。

我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往往是这样的:一开始飘忽又忐忑,如一片羽毛,一片落叶在空中打转;岁月的镜子深处总是有些暗淡,有一种乱糟糟的感觉。阳光此时也显得有些沉默,有些阴凉。停顿在那里,黯然好长一段时间。渐渐地,某一天就开心起来了——对新的一年,不由自主地抱有渴望。岁月的滴答声最终会召唤出新的自己。

这也就是每个大年初一,推开窗,看阳光总觉得更为簇新,更为明亮一些的缘故吧。

“吃瓜”群众

■刘希

茉莉打开手机,看到小区楼栋微信群里有人发照片,说大门口的石凳上放着一卷纸币,看起来有几百块钱。邻居说下楼遛狗时看到凳子上有钱,问谁丢的。茉莉立刻回复了个笑脸,开玩笑说:“狗真是旺财啊,散个步还能捡到钱,见者有份哦。”

“不晓得是哪个掉的,我叫保安来处理了。”邻居回复。群里立马热闹起来。有人说:“估计是老人掉的,现在没几个年轻人有现金。”也有可能是骗局的,前几年不就有这种案例。”有人说。茉莉看得不亦乐乎,还特意打听了一下骗局是怎么回事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,说是以前有人假装掉了一叠钱在地上,谁一捡这钱,那人就跑去说是他丢的,而且说不上这个数,要捡的人赔钱,捡钱的人只能自认倒霉。

“那这钱可真不能碰。”茉莉立刻发言,话音未落,群里一堆群众热烈讨论起来。

这时,有人忽然想起钱还没找到失主,提了个建议:“大家还是问问自家老人吧,说不定是他们丢的,现在正着急呢。”

茉莉想了想,赶紧拨通了婆婆的电话。此时的婆婆和小宝正在牙科诊所,婆婆牙齿今天突然痛,急急匆匆跑过来看医生。茉莉问了婆婆身体情况后,便问:“妈,你掉钱没?”

“掉钱?”婆婆一头雾水。“有邻居在我们楼栋前面捡到钱,不晓得是哪个掉的。”茉莉说。

“哪个人这么不小心!不是我掉的。”婆婆回答得斩钉截铁,但立刻变了腔调,“等等,我今天带了三百块钱来看牙的,我找找看。”她摸了摸口袋,果然发现钱不见了,急了:“莉啊,那真可能是我的钱,我今早出门前确实陪小宝在那里坐了一会。”

“是不是几张钱折在一起的。”“是的,三张一百的新钱。”婆婆心急火燎,牙也不看了,急急匆匆地往家赶。

茉莉没了吃瓜的心情,赶紧在群里说了这事。马上有人指点她去找物业,说刚群里已有最新消息,钱被送去物业了。茉莉拿着手机就赶去了物业。

可这时物业负责这事的人已经下班了,值班的人说先登记一下,明天会处理这事。

茉莉只好回家安抚婆婆。第二天一早,物业果真到家里来了,核实一番后,把钱还给了老人。

茉莉立刻拍了照片发到群里,还发了一个红包给邻居们,表示感谢,又发了个“积极到群吃瓜”的表情包。

群里顿时欢声笑语,又来了一群“吃瓜群众”。有邻居打趣:“茉莉呀,你这是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。”

“是啊,不过这瓜我爱吃!”茉莉答,“要不是大家都爱吃瓜,我婆婆这三百块就丢定了。”

回家

■朱谷忠

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,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?”等等。这些动人的诗句所表达的对故乡、对故园的那种缠绵的思念,实际上表现的就是对故土家园的一种呼唤、一种刻骨铭心的回归欲念。

值得回味的是,这种回家的意识,或者说是回家的情结,好像与生俱来,代代浸溢不衰。甚至,在当代流行的歌曲中,我们也曾听到诸如如此的词句:“哦,姐姐,我要回家,牵着我的手,你不用害怕……”“成长的老家,现在我终于知道,逃离的家乡,是我归去的方向”“给我一个温暖家庭,给我一个燃烧的爱情,让我这出门的背影,有个回到家的心情”。当然,少不了也有崔健的“望着那野花,我想到了我的家,那老头子,那老太太,哎哟呀……”等等。

因此,关于人为什么总爱回家这个问题的个中缘由,已用不着我来回答了,我在上面稍加列举的这些诗与歌告诉我们:家能带来归属感、安全感、幸福感和向心力。甚至还有一句老话叫“子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”,这都恰恰从各方面强调了家对人的吸引力以及重要性。这一切,在一般意义上也适合于远离家门的漂泊者,适合在各大城市的“打工族”和农民工一类的群体,对他们来说,不管

过去多少日子,老家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。更不用说那些久居异地的人,就是入了外国籍的中国人,要努力淡薄那种挥之不去的“置身异乡”的感觉也是终不可能的。

我曾听过一个白领人士在茶余饭后向我叙述她一次返乡的心情,她说:“一路上上故土,心就切切的,好像忘掉了途中的疲惫,当望见熟悉的村影、缥缈的烟缕,听见巷内的狗叫、篱棚的鸡鸣,胸口就有什么东西在融化,温温的、湿湿的,慢慢地涌上了眼眶。走着,走着,发现那被果树环绕的一座座黑瓦房,显得有几分陌生;那一家家庭院里搁置的农具,似也爬上一层杂乱的锈色。还有,那一间间熟悉的房屋,似都久蓄着渴盼团聚的时光……”

这就是一种天性使然吧。许多来自农村的人,生来就爱山川田园。尽管外出谋生,住在大城市,一面感到新鲜好奇,一面也苦于知识匮乏。他们努力适应并奋斗着,经历过多少艰辛奔忙,品尝了多少酸甜苦辣;多少次从差遣完成任务,多少次做出成绩获得好评……终于,一年到头,揣上捂热的银行卡,再次回归田园,多少风霜雨露,一笑都归淡然。

更不用说,脸上爬满皱纹的远方父母,是在外的人时时涌起的牵挂。许多日子,他们总记得那一双双已近昏花的眼睛,一直蕴藏着慈爱与渴盼。而一些

留在家中的小孩,心里对他们的思念,何尝不像溪里的积石一样,一天天沉重了弱小的灵魂。因而,每次逢年过节,对离家在外的男女来说,回家,就是给父母最好的安慰;回家,就是给子女最大的补偿;回家,就是和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拉近念想的距离。

然而,这种回家的愿望,除了表现了人的一种天性外,也饱含了一部分远行者、漂泊者当初怀着热烈憧憬而后无奈幻灭了的一种沮丧心境。可见现实毕竟是有严酷的一面,要成就一番事业,还得经受种种不测;而梦幻的色彩毕竟是梦幻,要变成现实,还需付出许许多多的精力和心血。但是,成功也好,失败也罢,毕竟还有自己的老家吧,于是就归去,让自己在家中享受久违的体贴和温馨,再为重整旗鼓的打算。这一切,无疑又是怎样的暖心和诱人呢!

当然,回家的内涵和况味可能有许多种,但作为一个人,只要他或她需要离家,有一天总是要回家的,这个“回”,像古莲子那样,永远充满魅力而又让人品咂不尽。

不过,这一切的前提是得有一个家。写到这里,我又想起曾有一首歌这样唱道:“我想有个家,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……”因此我在这里真诚地祝愿世上所有的人,都能有个家!而有了家的人,不妨常回家看看。

青梅花开香雪海

■郑培华

永泰自古广种青梅,每年冬春季,青梅遍地开花,煞是好看。央视专题片对此曾有生动描述:“每年冬季,当北方万里雪飘,南方的永泰葛岭也有一场‘雪’悄然而至,梅花齐齐绽放,忽如一夜飘雪,覆盖了整个山村。”

不久前,我来到葛岭镇溪洋村文埕湾。远远望去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雪白,青梅漫山遍野,微风轻拂,洁白的花瓣舒展舞动,送来阵阵清香,令人心旷神怡,让人沉醉于眼前的“良辰美景”,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。

这里房前屋后种满青梅,梅花簇拥着整洁的农家小院,炊烟袅袅。门前菜地种着花菜、春菜、萝卜、芹菜、葱蒜等,冬季里芥菜长得特别旺盛,叶片宽大粗

壮,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勃;橙子挂满枝头,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。花开时节,大批外地游客前来赏花观景,人来车往,偏僻的小山村热闹起来,村民将古厝简单改造修缮后用于经营民宿、农家乐等。在严冬中,一场场花事引来了不少客流,青梅冷香带热了乡村游。

青梅依山势而种,一坪田园,一坡山地,一族簇怒放的鲜花,以纤细温柔汇聚成绵延起伏的壮美。漫步梅林间,花瓣沾衣襟,余香盈袖。有的游客铺开席子,家人围坐一地,孩子们嬉戏玩耍,其乐融融;有的游客带来茶桌茶具,围炉煮茶,品茗聊天,沉浸其中;有的姑娘倚靠树前,或花下留影,或与恋人深情对视,何等浪漫。青梅花为单瓣,一朵五瓣,寓意五福,象征

美好。寒风从树梢吹过,花瓣如细雨般纷扬,只有香如故。你看,花缀枝头,桃红姿色,令人心旌摇曳;花瓣大地,如天女散花,把福气撒向人间;花飘香润,与春水激荡,心香片片,一路报春流向远方。

青梅苍老的树干,是风霜雕塑的结果,似狂草、有风骨、见精神。世间繁华万千,有人却独爱青梅高洁。朱熹弟子林子蒙归隐永泰老家长庆双溪龙门,筑室读书,植梅以修身,置身山林间、溪水畔,远离尘世,回归宁静;以两首《雪梅》青史留名的卢钺,因痴迷梅花改名卢梅坡,晚年回到居地永泰,在那个寂静的小山村,与梅为友,每年霜雪来临,把酒咏梅,颐养天年。梅开百花之先,独天下而春。望着那枝头上的花朵,我想,梅花



申出新的寓意。福州人把“太平蛋”与包子结合,送给宾客,谐音是“包太平”,甚得宾客欢心;在一些神俗活动中,又加上香干,三样放在一起,谐音“乡间包太平”,分发到场的所有人,寓意更好,皆大欢喜。可谓无席不“太平”,吃太平蛋、“太平燕”和太平面成为福州人最重要、最常

见的事。千百年来,“太平俗”融入了每一个福州人的生活。

吃太平面还有讲究。传统观念认为,在家里吃太平面,能把两个鸭蛋都吃掉,是最吉利的;而在别人家吃太平面,只吃一个鸭蛋,另一个留给东家,表示“大家都太平”。线面配鸭蛋粒数及吃法也有寓意:配一粒的,意为“一生平安”;配两粒,意为“好事成双”;两粒全吃完,意为“两全其美”;只吃一粒的,意为“留春”,还有好事留在后面。

谁知太平压浪来

不少福州人只知吃“太平蛋”,而不知其来历和寓意。据福州史料表明,吃“太平蛋”,源于闽江渔民“鼎煮鸭蛋”的遗俗。作为靠海临水的福州,早年在江海讨生活的人较多,尤其是在江上浮家泛宅讨生活的水上居民,由于自然环境恶劣,遇大风致船倾人亡,他们除了祈求“妈祖、临水奶、水部尚书公和玄天上帝”等水神保佑外,还信奉一个“鼎煮鸭蛋”的习俗,那就是行船前蒸鸭蛋吃,用“鸭蛋”谐音以“压浪”,寓“压浪得太平”,祈望上河出海平安太平。久而久之,人们把“鸭蛋”变为“太平”的替代词,干脆把鸭蛋叫“太平”,既文雅又吉利。后来,蛋和长而细的线面结合,称为“太平面”,既祈平安又求长寿。这些做法和叫法及寓意,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,符合趋利避害的社会心理,成为流行于福州地区“吃鸭蛋,祈太平”的民俗由来。

缕缕银丝系太平

线面是福州的传统小吃食品,起源于唐代,是中国面类中最长、最细的面,它以“丝润如发,柔软而韧,入汤不糊”而闻名。福州人对线面情有独钟,这种面长而细,寓意“福寿绵长,长命百岁”,不同用法的叫法不同;有生男育女,送去线面的叫做“送生面”;妇女坐月子,送去线面叫“月利面”,兼送鸭蛋、青红吃到出月;结婚订亲,男方送女家的叫“喜事面”;客人来

福地龙年话「太平」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大年初一吃一碗太平面,是福州人的习俗。在福州人心里,一碗太平面,是对平安健康的祝福,又是对新时代太平盛世的祈愿。就是这样一碗“太平面”,岁月缱绻,在福州大地飘香了千百年。

新年朔日“太平俗”

“离家三里远,别是一乡风。”正月初一早晨,主妇起床先装上一斗灯“隔年饭”(岁饭,平时叫“炊饭饭”),“隔年饭”是在除夕就捞好的,在新年吃“隔年饭”,讨个“年年有余”的吉利,然后装一盘年糕、米糖、花生、红枣等,寓意新的一年“步步高升”且年年高。接下来,是最重要的事,要给人每人做一碗太平面。除了祝福福过吉,这一天还愿不吉,如不吃稀饭、不扫地、不打水,也忌洗澡、用刀具、讲晦气话。扫地是担心把财富和好运扫掉,如果一定要扫地,也要往里扫;吃稀饭是担心彩头不好,如一定要吃,要配芹菜和豆腐,意为勤劳致富。总之都是为了平安,称为“太平俗”。

福地无席不“太平”

福州“太平俗”是最有地方特色的吉利文化现象,具有传统性、普遍性。福州人不仅大年初一吃“太平面”,生日过寿也要吃,外出远行更要吃。此外,男婚女嫁、生男养女、上梁乔迁,甚至参军、上大学、分配工作、侨居外国等都要吃。如办酒席,点心是“太平蛋”,正席要上“太平燕”,这可是一道大菜,上菜时还要放鞭炮才能动筷;遇办丧事,还要给开车、扛棺、掘坟等执事人一份太平面,以太平压晦气。久而久之,吃太平蛋、太平面也礼仪化了,新女婿、新媳妇第一次上门太平面接待,祝愿一生和美;客人来了煮“太平面”招待,可是很高雅的待客礼节。一句“没吃过福州太平面,就不算到过福州”显得理直气壮。

随着“太平俗”这美好愿望不断演化,“太平蛋”也不断与其他食物结合,引

【四季风物】



【我思我想】



【小小小说】

